

古镇唐闸 向绿新生

□褚希铭

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唐闸古镇，它将张謇工业遗存转型发展成百年工业建筑的博物馆——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；它将大生码头、公事厅、北市街、唐闸印象等重要历史建筑修缮更新，成为网红打卡地。这又是我记忆中的唐闸古镇，大生的百年钟声，敲响了整个南通现代工业文明之声；通扬运河穿城而过，舟船穿梭，两岸的古建筑群如这运河水，诉说着历史悠长。

张謇时代的唐闸古镇依通扬运河而建，河西是以大生纱厂为主的工业区，走进这座中国纺织的“活化石”，感知到先生的棉铁主义思想和诸多绿色生态发展理念的早期实践。

大生清花间厂房是南通现存最早的近代工业建筑，车间吸取当时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，设计了锯齿形的窗户，风通过通风口、墙面圆孔排出，形成了绿色循环的通风、除尘系统。南栈库房则是一组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。100多年前，唐闸就有自己的发电公司，但整个库房没有一盏电灯。屋顶采取了侧面透光的设计方案，用自然光照明，库房明亮安全，避免了火灾等隐患。为了防止成品与墙体接触导致受潮变黄的问题，大生人在库房内侧墙体上，稀疏地钉上木条，通过木条的隔离，空气保持流通。100多年过去了，这片库区无论多大的雨水，从未被淹没过。

厂区北边是原广生油厂的仓库，内部人字结构木梁顶柱，是从海外购入的红松，至今挺直不朽。先生创办油厂是因为堆积如山的棉籽，用广生的棉油下脚料试制肥皂，兼制皂烛，实现资源再利用，形成生态化产业链，整个唐闸没有因为企业废水、废料产生环境污染。

跨过运河，河东是居民的集中居住区，民宅多为砖木结构建筑，墙体保温隔热，冬暖夏凉。走进一处大院，可以听到鞋跟走过的铮铮嗒嗒，这是因为屋子的地面采用了龙骨空铺地砖法，隔湿气。屋内支撑、摆设均用了榫卯技艺实现无缝衔接，支撑起一个牢固不破的整体。这些部件的咬合犹如我们的一双双紧握手，这种富有弹性的结构，赋予了建筑温暖又自然、朴素又典雅的人情味道。

唐闸古镇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更新从来不含糊，拒绝大拆大建，强调诚实守史的原址复建、有机更新和绿色发展的理念，尽可能复用残存的一石一瓦，让后人可以触摸到历史痕迹，留住城市之“魂”。

枣树

□聂厅

一喊外婆
枣花就开了
春天的外婆还年轻
千万只小蝴蝶盘旋在枝叶间
她仰着头，努力地
把我举进一片芳泽

她盼着秋天
早点把一粒粒闪亮的翡翠晒成玛瑙

唐闸用大生纱厂创办的年份1895作为转型后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名称，记取先生1895年在唐闸办实业、惠民生，给唐闸带来现代文明之光的历史贡献。园区以“工业文明活化石，文化创意新天地”为目标，改造利用了绿色城市更新技术与手段，优化了现状设施、设备和管线，引导与历史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意、特色旅游、智慧共享等功能的植入，让历史街区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，成为创意产值提升地。

“1895”向北是全新的历史文化街区——北市街，街区重现了百年历史的戏台、牌坊，通过环境整治和活化利用焕发出厚重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气息。让这个昔日人去楼空的街区成了热门的网红打卡地。北市街对岸是唐闸印象，在被改造为展览馆和酒店的过程中，坚持不破坏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最大限度保留旧时房子的格局和面貌。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气息与拥挤人流，青砖黛瓦历经百年仍未衰败。这些百年建筑群，筑成了互相依偎的乡愁塑像，留住了许多旅人的脚步。

今年7月，大生纱厂修缮工程正式启动，这也是首次对大生近代建筑群进行系统性修缮，恢复百余年前的建筑原貌，传承张謇先生绿色生态发展理念。如今的大生，“零碳生产”已率先起步，全新的数字化纺纱车间自带光伏发电、雨水收集、冬灌夏用等系统，实现生产环境生态化。

“大生”二字源自《易经》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”意为一切的政治和学问，最终目的是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表明张謇大兴实业的目的就是“为民生计”。如今，这片热土虽已褪去往昔的繁荣，但在发展的浪潮中，再一次被世人瞩目。南通高铁、地铁时代的到来，再一次将沉睡的古镇唤醒，借着工业遗存的意蕴，“绿色、生态、宜居”的唐闸，再次将众多和张謇先生有同样目光的、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力军和实践者吸引到这里，一同探寻曾经的繁华、当下的创新和流淌在那古老运河中的绿色梦想。



站在树下张望。心心念念
我就会不远千里，扑进她的怀抱
甜蜜，一直在心头萦绕

冬天，打完枣后
北风扫掉最后一片叶子
外婆一下子就老了。那棵枣树
在我记忆里，任我怎么喊
也生不出一丝绿色



滨江风光

周杰祥

曲中老校长吴礼华

□葛增华



70年前，海安曲塘中学在曲塘农民仓库诞生。1958年，曲塘中学升格为“完中”，县里特地调来了一位经历过战争年代考验的老革命吴礼华担任校长。他个子高，为人和善，和师生打成一片。

我是1960年新学年分配到曲塘中学的。刚刚来校报到的下午，我才安排好床铺，吴校长就笑嘻嘻地来到我的宿舍，他左看看、右看看，没有过多的言语便离开了。傍晚，他又来到我的宿舍，依然笑嘻嘻的，说：“这里有一张席子票，你去大街曲塘国营商店买。”他的心真细，炎炎夏日，我铺上垫的还是“布毯子”，是用三市尺宽的阔幅布剪成的，“毯子”下面还垫着棉絮。那时物资紧张，吴校长到镇上帮我要了“席子票”。我慌忙接了票儿，连感谢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，吴校长已经离开了。一校之长，对刚刚来校的年轻教师的关心令我难忘。

吴校长的宿舍和我们几个教职工的宿舍都在同一排瓦房里，还有临时安排的图书室、校医室。因为学校“扩容”，都是教室隔开改成的。

吴校长对老教师关怀备至。我经常看到他到办公室，与那些老先生谈心，问寒问暖、倾听意见。20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，他与县里、区里、镇里的领导沟通，获得支持，给老教师们供应市面上紧缺的红糖、茶食、猪肉、油脂。尽管数量有限，但解了“燃眉之急”。他虽然有病在身，但坚持与师生一起，自带碗筷，在食堂吃饭。吴校长每每从县里开完会回校，总是先到学校食堂走一走，与工友们拉家常，问长问短，还把开会配发的香烟扔给几个老“烟鬼儿”，引得一阵阵欢笑。

学校安排我负责少先队工作。临近元旦，我和大家商量，准备搞一个新年书法作品展览。那时，条件简陋，就是找一间教室，从练字帖的簿本里拆些格子纸，由各中队选字写得好一点的队员写毛笔字。然后挑选出来，贴到墙上。我大着胆子，请吴校长也写一张。他毫不犹豫，

微笑着，立即用毛笔写下四个大字：新年进步！

根据县局安排，学校利用忙假期，在区里搞一次示范教研活动。吴校长和教导处王景飞主任鼓励我上“长文短教”的公开课。记得教学的是初二语文《二六七号牢房》。我认真地指导学生预习，同学们很是积极，课前认真讨论。那一天，全校文科老师、全区各初中领导、语文老师都来了。偌大教室后面坐了好几排，黑压压的，吴校长、王主任亲临助阵。课堂气氛活跃，同学发言恰到好处，有的还有新意，赢得校内外领导和同行们的好评。后来，在县教育局组织的曲中教学改革视导座谈会上，学校安排我做了介绍，得到当时视导组海安县中肖主任的认可。座谈会结束了，肖主任意犹未尽，扶住我的肩膀（他眼睛几近失明），回他临时住宿的地方，要我继续详谈。这一次教研活动，让刚刚走上教学岗位的我，深深体会到学校对青年教师的热心培养和精心呵护。

1962年，教育事业规模紧缩，大批教师层层“下放”。曲中压缩一半，高中只剩一轨（一个年级一个班）；初中两轨（一个年级两个班）。暑假，我从曲中调整到农村初中。吴校长还特地从县城赶到学校，陪我去浴室洗澡，做我的思想工作。见我愉快接受“调动”，他高兴地勉励我继续努力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吴校长已调任教育局副局长，抓人事。在他的关心下，经集体研究，把我从撤办的农村高中部调到曲塘中学。从此，我们一家生活在曲中美丽的校园里，我爱人彭老师调到曲南初中任教，子女们一个个在曲中上完了高中，跨进了大学校园。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支持下，我被评为1995年江苏省先进教育工作者。

夜深人静，在洁白明亮的月光下，望着美丽的校园，新建的办公大楼、教学大楼、图书馆、宿舍楼、实验楼、大操场、食堂……我不由得想念起吴礼华校长和各位教职员，想念起从曲塘中学走出去的莘莘学子。